

# 死海漂浮

石湾

假如我要说大海像铺着柔滑绿绸的一张露天软床,成百上千的人可以躺在上面读书看报,你准以为这是痴人说梦。其实,这确实是世上的一个奇异景观,无论你会不会游泳,只要你到死海一瞧,就会见到如此做梦也未必显现的绝妙之境。

死海位于约旦和以色列交界的大裂谷中,是世界上最低的湖泊,被人戏称为地球的肚脐眼。湖面海拔负四百二十二米,湖岸是地球上已露出陆地的最低点,湖长六十七公里,宽十八公里,面积八百一十平方公里。世人之所以称它死海,是因为死海里无鱼、无虾、无水草,不长任何生物。传说在两千年前,罗马统帅狄杜进兵耶路撒冷,攻到死海岸边,下令处决俘虏来的一群奴隶。奴隶们纷纷投入死海,却没有沉到海底淹死,而是被波浪送回到了岸边。狄杜暴跳如雷,再次下令将俘虏扔进死海,不料奴隶们依然安然无恙。狄杜大惊失色,以为奴隶们由神灵保佑,才屡屡遭淹而不死,只好下令将他们释放了事。其实,这是狄杜不懂科学原理:死海淹不死人,全然是因为它死海里最深和最咸的咸水湖,湖水的浮力很大,每年长达三百三十天日照、少于五十毫米的降水形成了高浓度盐和矿物质,海水含盐量最高达百分之三十三,是一般海水含盐量的十倍。据统计,死海水里含有丰富的氯化钾、氯化钠、氯化镁、氯化钙和溴化物等多种矿物质,单是一百三十五亿吨氯化钠,就够全世界六十亿人食用近两千年。因此,这就使海水的密度大于人体的密度,无怪乎人一到死海里就怎么也不会下沉。

早在几年前,死海就成了我向往的旅游胜地。但已开辟赴以色列、约旦旅游线路的国内旅行社极少,曾听一位去过以色列旅游的网友说,因为他借妻子是四月份去的,天气偏冷,未敢下死海漂浮,至今犹感遗憾。上海作家赵长天在他的一本遗著中写到他一九九八年四月随以铁翼为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赴以色列访问:一天,“在死海边吃了自助餐就去游泳……世界各地的贵妇人都到这儿来泡海澡,来享受。可能因为全世界的作家都比较穷,希语作家协会没有请我们去设施完备的豪华泳场,下水前那段路乱石砾脚,受刑一般。不过我们自己来,恐怕也不会去豪华泳场,只要一下水就是同一个死海了,何必花那么多钱。”

我是今年六月十五日赴以色列、约旦旅游的。行程中,是游览了约旦的马赛克之城尼达巴之后前往死海东海岸的一家五星级游轮,以以色列已进入世界发达国家行列,消费水平远远高于约旦,而位于以色列的死海西海岸的高档酒店已有年头了,设备不如约旦这边新建的好。相对而言,到约旦的死海东海岸旅游要实惠得多。抵达酒店之后,果然一切设施都很先进、完备。一家度假酒店就建在死海岸边,每家酒店都有自己专属的浴场,入住的客人随时都可以沿着宽阔的木板路到死海去漂浮。这时我才明白,死海岸边设施完备的豪华泳场,都是归属各家酒店的,没有如我国北戴河、大连、青岛、三亚等地那样收费的公共浴场。如此看来,当年赵长天“受刑一般”走“那段路乱石砾脚”的路上死海漂浮的地方,无疑是干野岸而已,他们仅是过路的观光客,并没有下榻在傍海的酒店。

在下死海漂浮之前,导游专门向我们推荐了死海黑泥。说死海黑泥含有百分之六十矿物质,不仅具有镇定、止痛、消炎杀菌之功效,而且还能深层洁淨皮肤,消除皱纹,延缓皮肤衰老,令肌肤焕发青春光彩。一般来说,游客在下死海漂浮二十分钟之后,就上岸将全身上下抹上死海黑泥,二十分钟后再下死海漂浮二十分钟。这样先后加起来一小时,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研究资料显示,对人体可以达到八小时睡眠的功效。

还有,赵长天所说的“在死海边吃了自助餐就去游泳”也显然是误导。游泳是体育运动,而人进了死海是不能游泳的,只能老老实实地漂浮。其原因是,死海水咸度很高,若是下海后一扑腾,呛一口水或是有水滴溅入眼眶,人就会难以忍受。因此,那天我们在酒店的房间里换上泳装,来到死海岸边所看到的那种煮饺子似的欢腾景象。因死海没有潮起潮落,故波澜不惊。在阳光的照射下,海面像一面古老的铜镜,熠熠生辉。岸边,加上死海水中还含有二十多种呈离子状存在的珍稀矿物元素,除医治皮肤病等多种疾病,死海黑泥更以其独特的医疗和美容效果,令死海成为闻名世界的旅游胜地和疗养中心。

当我二十分钟“黑人”后,我又下死海漂浮。这一次有经验了,我平躺在海面闭目养神,优哉游哉地沐浴傍晚的阳光,享受随波漂浮的乐趣。这时,因身体肌肉不再对抗地心引力,快速进入了完全松弛的境地,似乎把世间的一切纷扰和烦恼都忘却了,天人合一,舒坦至极。直到我的右腿似乎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睁眼一看,才发现我已经漂到浅海与深海的隔离缆绳旁了……

因死海处于海平面之下,空气中负氧离子比常规高出百分之十五,所以阳光照射到水面要穿过特别厚的大气层,这样就阻挡了部分紫外线,人们可以在这里放心地长时间晒太阳。因此,虽说我们只在死海上漂浮了个把小时,在死海这边的酒店住了一晚,但身心却得到极好的休息,恢复了一周来长途跋涉的疲劳。说来也巧,我们第二天上午办完过境手续,中午用自助餐的地方就是以色列的一家海滨酒店,在餐厅凭窗俯瞰就是一个大浴场。尽管正是午餐时间,但在死海漂浮的人依然不少。餐厅对面死海化妆品的专卖店,更是顾客盈门。目前,以色列和约旦大约有五十家企业在用从死海提取的矿物质生产保健品和护肤品。这些工厂研发的多种富含矿物质的美容体系列产品,象征着时尚、青春、美丽、健康,深受世界各国游客的喜爱,而这里,距圣城耶路撒冷仅三十公里,也就难怪成了美女云集的地方了。死海,一个生物勃发的海!

名家新作 衰老,令肌肤

餐时间,两位老人热情地留我吃便饭。告别之前,周老挥笔写下题词:“身在向阳湖,心系周总理——与咸宁同志回忆往事有感”,并为我题写了“求实、认真”四个庄重的大字。

返程后,我写了一篇六千余字的人物专访,寄给周老修改定稿后,京汉的报刊很快发表,后又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此后的十余年间,我又多次进京看望周老,汇报有关工作进展,并先后送上印有周老头像的《中国向阳湖文化名人风采》纪念封和瓷盘,以及我编著的《向阳湖文化丛书》。他总是对我鼓励有加;二〇〇六年,《年方九十——周巍峙文集》出版后,他特地题签寄赠给我珍藏;二〇一二年年初,我调任市委党校主持工作后,他还欣然应聘,为我校公开出版的校刊《咸宁瞭望》题写了刊名。

正是出于对鄂南的这份“情结”,周老对我每次的打扰都表现出特别的慈爱和宽容,几乎是有求必应,这对我是一种莫大的鞭策,每每脑海闪现出周老慈祥的笑容,我对自己业余从事的挖掘向阳湖文化资源的工作都不敢稍有懈怠,日积月累,终有所成。二〇一三年,国务院公布,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仰高山兮巍峙,忆往昔兮热肠。次日,我给周老的家人打电话和发短信表达了怀念之情,从今往后,心中也珍藏着对周老永久的感念!

了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于会泳,很生气地说:“为什么朝鲜还在唱《志愿军战歌》,我们中国反而不唱?周巍峙有多大问题?王昆就更没有什么问题了,她从小参加革命,在革命队伍长大,她在延安时演出了《白毛女》,对文艺事业是有贡献的嘛!”被问者支支吾吾,言不由衷地说我们也唱。事后为了应付一下,于会泳找总政歌舞团合唱团练了《志愿军战歌》,似乎仅播放了一次就不再唱了。在向阳湖那段艰苦的岁月里,我曾两次梦见总理。头一回梦见他时,见他很忙,而且更瘦了,我便上前去诉苦,总理安慰说,“事情都过去了……”第二次做梦,是总理找我去分配工作。因为“文革”前我是文化部艺术局局长、党组成员,工作上和他常有联系,总理有时电话直接打到我,布置任务。我虽在干校,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却几次回到我,实际上是保护我,而且态度很坚决,总理这么关心我、了解我,叫我不想他!”

乘周老小憩的间隙,我问王昆老师是否到过咸宁,她回答说:“当年没有法制,东方歌舞团被‘砸烂’,我也被江青打成‘特务’、‘反革命’,是文艺界的‘大黑帮’,失去了人身自由,直接通信都不允许,更谈不上到向阳湖看望亲人了。我患病需要动手术时,也不让周巍峙到张家口看我,只让我孩子周月来住了几天。丈夫和儿子都在咸宁,那几年间,向阳湖可以说是我魂梦萦绕的地方,日子越长,越是增添了惦记……”到了晚



# 不一样的步行街

葛克友

提及上海,自然会想到南京路步行街。外地人来上海,尤其是第一次来,到步行街走走便成为首选。被称为“中华第一街”的南京东路,承载着大多:历史、时代、社会、发展、时尚……

精致的大理石铺就的马路,如明镜般一尘不染。没多远就有个休息的小亭子,狂逛之后坐在枣红色石凳上,头顶繁茂的常青藤“遮阳伞”,惬意自不必说。鼎鼎有名的亨达利、老茂昌、吴良材等老字号,向你诉说着这里的沧桑。恒基广场、苹果专卖店等告诉你一个现代时尚的上海,塑像雕塑、橱窗文化,现代与传统交织,不经意地愉悦着你的身心。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我第一次到南京东路步行街,对她的感受四个字:惊叹、膜拜!天底下还有这么繁华现代、喧闹漂亮的马路和商店,看到什么都是新奇。岁月流转,在上海久了,去的机会却少了起来。自从从河南中路到西藏中路一段被冠以步行街后,全国各地的游客争相而来,睹她千遍也不厌倦。

周末得闲,兴致盎然地来到久违的步行街,她出落得愈发靓丽。健壮的铁树、整齐的茶树、翠绿的老槐树、茂盛的罗汉松、硕大的樟树、可人的

岁月如歌 大的樟树、可人的

# 丁香树

张林婴

丁香树,永远那么恬静  
在农院朴素的意蕴里  
吐气如兰,如早晨蓬松的阳光  
照亮太行山村  
英雄的峰峦为之绽放

战争的风,吹过苦难大地  
浴血的高崖深谷  
落满硝烟的尘土  
晦暗之中,你是一株向阳的花木  
倾心于春天

坚韧的根系深植泥土  
绽放生命的壮丽  
缘根而生的精神睿智  
迎过山冈的日出  
临风浅唱,怀拥美丽的家园

刘邓旧居的窗棂  
你苍健如初,犹如不变的情愫  
透过时空的风霜  
我驻足良久  
身后隐约呈现秋丰稔

# 感念周老

李城外

年代,依然有一股暖流浸入向阳湖文化人的心田,这位播送春风的使者,便是人民的好总理、知识分子的良师益友和保护人——周恩来!咸宁干校的学员一定不会忘记,当年文化部系统的干部“一锅端”下放向阳湖“五七”干校,进行所谓的劳动锻炼。他们举家迁往鄂南以后,得到了周总理亲自过问,他高瞻远瞩,指示只转干部的粮油关系,不转户口,为他们日后调回北京提供了极大便利。而总理对周巍峙一家的关照更为突出。周老激动地说:“‘文革’中,总理至少三次问到我和王昆。第一次是在北京文化部系统开会,有革委会领导参加,总理问,‘怎么看周巍峙?他到哪里去了?’下面的汇报人汇报在向阳湖。总理又说,‘王昆有多大问题?顶多人骄傲一点,群众关系差一点,本质是好的嘛!’过后我在四连的会上听到传达,内心感到无比宽慰。第二次是一九七〇年冬,干校放映了电影《打击侵略者》,其中的插曲《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是我写的。周总理访朝时,朝鲜方面拍了纪录片《兄弟中国的人民使者》,也有朝鲜朋友唱这首歌时周总理用手打拍子的镜头。我不知上面有什么传达,但肯定是周总理讲了话才放的。连里的干部几次偷偷问我,这首歌什么时候写的?并告诉我周总理对我和王昆很关心。第三次是一九七三年我回北京后,在六月间周总理看了朝鲜艺术团演出后,召集人谈‘十大’问题,他点

家容易,不欺骗自己最难。‘老实作风’就是脚踏实地、不占便宜。世界上没有便宜的事,谁想占便宜谁就会吃亏。”也就是说——真诚是人生最高的美德。

近日,在报端看到一件很普通又很不普通的事情。一位久居法国的同胞某君受国人之托,要其在巴黎的LV(即路易威登包)专卖店多买几个包,可是那里每个顾客限购三个,不能多买,于是,某君找到法国大学生安娜来帮忙,并且答应对方要给予其路易威登包价值的百分之十作为代购劳务费。等某君和安娜到了香榭丽舍大街专卖店门前的时候,安娜带着买包的钱走进去了,出人意料的是没过两分钟她就空手走出来了,安娜一时羞愧难当地向某君说:“对不起,我不能买,我有个同学是里面的店员。”某君听后如获至宝地笑着说:“那太好了,你可以让同学通融一下,让她多卖给你几个呀!”安娜连连摇头说:“不行,她知道我没有钱买这么贵的包。”某君一再给对方鼓劲,希望她能够帮这个忙。最后,安娜勉为其难地说:“那我就再试试吧!”然而,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安娜还没有走进专卖店的大门就跑了回来,还面带愁容地说:“我实在没有勇气进去,我从来没有干过这样的事情,我是一个穷学生,根本买不起这么贵的包,让我说谎,我实在做不到。真是对不起,我帮不了你们!”说完这番话,安娜就同他告别了。

树有根,水有源。安娜之所以这么做是有着历史的、思想的、深刻的原因的。安娜从小就接受着要诚实做人的教育,不管在家庭中还是在学校里。据说,在法国小学生们的作文里,写的都是他们身边的零碎小事,充满了实话实说而没有空洞口号和概念化的道理,也没有大而不着边际的志向。这看起来很幼稚,很肤浅,不高大,实际上,只有如此坚实的基础才能一步步地学会、懂得、积累和成就到人生的最高美德——真诚。

但愿,来日谎言越来越少,智者越来越多。

# 神箫

龚敬

那声音,远远地,似风刮过山林拉响枝条的颤音,像云飞卷峰头飘来的旋律,渐渐地使云与雾变得那么惆怅,使空气与香友变得那么潮湿。

远远地飘来,似近又远,若隐若现,让人惊诧。

有时微微翼翼,如飘逸的绸缎,像撕裂的游丝,使月色都带着那几丝酸涩的情感,带着禅院的钟声悠悠传递,是玄门的诵经,使生命无畏自然。

那悠悠的声音,朴素、淡雅、不张扬。那乐曲,悠长、细腻、典雅、勿躁动。

低调陶陶生人的心情,虚浮是无限的边缘。悠声在山间、在水湄,润泽着自然万物,连暗夜都被你牵住,余霞留下几丝色彩。

那意境,淡雅、渺远、宁静,化浮躁。那沉重的音色,苦味、酸涩、无欲望。你是干涸河道中流过的一道圆润、

# 谎言与智者

梁秉莹

常言道:“谎言止于智者”,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谎言在我们周围越来越多,通行无阻,不但说谎者毫不脸红,听谎者也不加以制止,甚至还要帮上几句腔。看来,这真是谎言多了,智者却少了。不能不说这是一种社会怪现象,可惜现在已经见怪不怪了。这不仅仅是属于个人的悲哀吧?如今,在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栏目中,竟然有人堂而皇之地穿上假警服,戴上假警衔,警章(这都是从网上可以买到的),冒充警察、警官、警长,在光天化日之下窃取农村弱势群体子弟的钱财,实属特大骗局。呜呼,真是到了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二字的可怕程度!

记得老革命家徐特立同志曾经对青年人提出这样的希望:“一个人最怕不老实,青年人最可贵的是老实作风。”‘老实’就是不自欺欺人,做到不欺骗人

灯下漫笔 欺人,做到不欺骗人

重提当年在咸宁当“鸭司令”的经历,周老既有不堪回首之感,又有深感庆幸之处。因为在

心香一瓣 那政治寒流袭人的

凭海临风